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文選

(一十)

蕭統選 李善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選

卷五十三

論三

養生論一首稽喜爲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藥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

嵇叔夜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鄭玄禮記注曰致之猶言至也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養生經黃帝問天老曰人生上壽一百二十年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鄭玄禮記注曰粗疏也。說文曰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角而論之其有必矣。廣雅曰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夫自然者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天老養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漢書曰上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也。周易曰渙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毛詩曰終朝采綠終朝謂從旦至食時囂然汗其大號於口者七日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眠。古眠字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夜分而聞有鼓新聲者韓詩曰耿耿不寐加有殷憂

漢書劉向曰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勁刷理髮醇醴發顏僅乃得之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淮南子曰荆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高漸離宋如意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爲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種曰稂言種穀於湯之世值七年之旱終歸是死而彼一溉之苗則在後枯亦猶人處於俗同皆有死能攝生者則後終也孫卿子曰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說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文曰激灌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喜樂過差傷人賈逵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國語子餘謂秦伯曰使國語注曰肆恣也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國語注曰肆恣也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也淮南子曰形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老子曰我獨泊然而未兆說文和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莊子曰吹呬呼吸吐故納新爲夫田種者一畝十斛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壽而巳矣古詩曰服食求神仙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汜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畝得百斛也區音郎侯切一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畝謂區醢而種非漫田也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經方小品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博物志合歡獨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神農本草曰合歡獨忿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曰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離了不相牽綴樹之塔庭使人不忿毛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毛萇詩傳曰萱草令人忘憂名醫別錄曰萱草是今之鹿葱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養生要曰大蒜勿食葷辛害目

又曰：純肉損人，與豬同。說文曰：蒜，葷菜也。強乙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抱朴子曰：今頭虱著身，皆稍變而素果無定質，移易存乎所漸。本草名醫云：麝香，形似蟻，常食柏葉，五月得香，又夏月食蛇多至寒香，移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著矢溺中，形似蟻之皆有常處，人有遇得，乃勝殺取，頸處險而癭，井齒居晉而黃。淮南子曰：險阻之氣多癭，謂人居於山險，樹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方言曰：延，年長也。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久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六芝延年，中藥養性，合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禮鄭玄注曰：五穀，麻黍稷麥豆也。周禮曰：凡齊事，饗鹽以待戒令。鄭玄曰：饗鹽，謂練化之饗，今之黃字也。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廣雅曰：悖，亂也。文子曰：聲色滋味之於人心，不哀樂殃其平粹。文子曰：人之性欲平，又曰：真人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左氏傳：子產曰：蕞爾小國，純粹應劭漢書注曰：粹，淨也。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杜預注曰：蕞爾小國，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之絕。黃帝曰：有病心腹滿，此何病？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病七發曰：百病咸生。漢書杜欽上疏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也。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莊子曰：終年不中道，天者是智之盛。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不善養生而又哀其促齡也。至于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莊子曰：藏乎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穀梁息曰：中智以上乃能慮之。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老子曰：未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是由桓侯抱

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爲受病之始也韓子曰扁鵲謂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

記曰扁鵲療簡子東過齊見桓侯束臂曰齊桓在簡子前且二百歲小白後無齊桓侯田和子有桓公午

去簡子首末相距二百八年史記自爲舛錯韋昭曰魏無桓侯臣瓚曰魏桓侯新序曰扁鵲見晉桓侯然

此桓侯竟不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

知何國也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

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吠吠犬而泄之以尾

問子尚書曰濬洿距川孔安國曰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吠廣二尋深二仞曰濬洿深之亦入海也莊

曰尾閭水之從海出者也一名沃焦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

族之處故稱閭也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焦盡故名沃焦欲坐望

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說文云希望也穀梁傳荀息

患在一國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尸子曰五尺大犬爲豫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爲猶顏

乃豫之所以爲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云猶如鹿善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

登木猶獸名聞人聲乃猶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淮南子曰豫章之生七年可知延叔堅曰

尤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老子道經曰聽之不聞名曰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

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論語梁淵曰滔滔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

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

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

乃可以長生。老子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左氏傳曰：名位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子曰：少私寡欲。厚味實脂毒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不可必司。馬彪曰：物事也。忠孝內也，而外事成不信受也。淮南子曰：古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莊子曰：人平之人，神氣不蕩乎外，莊子曰：虛室生白，向秀曰：虛其心，則純白獨著。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也，故其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理曰濟，同乎大順。老子曰：聖人平德全而神不虧矣。故曰：聖人不思慮，不預謀也。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理曰濟，同乎大順。老子曰：聖人平式河上公曰：抱守也。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王弼曰：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也。文子曰：古之為道者，養以和，持以適。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老子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大順。河上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白虎通曰：醴泉也。酒晞以朝陽，綏以五絃。毛萇詩傳：無為自得，體妙心玄。莊子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也。玄之又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曰：至樂無樂。郭象曰：忘歡而後樂衆妙之門。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曰：至樂無樂。郭象曰：忘歡而後樂天為一。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磬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章昭曰：羨門之古仙人也。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運命論一首。運謂五德更運，帝王所稟以生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興亡之名應錄以次相代。宋均曰：運，錄運也。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下之命也。

李蕭遠。集林曰：李唐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政，有美績，病卒。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王命論曰：窮達有必生聖明之君。春秋河圖撰命篇曰：倉戲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

相親也不介而自親。介，紹介也。禮記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爲玄同。

語比考識曰：君子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上達與天合符。

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晦百姓歸，天辟亡矣。湯起放桀，時蓋此祥也。明與鳴古

鳴則教令行，教令明，惟聖人能之也。晦，鳴之怒者，聖人怒則天辟亡矣。湯起放桀，時蓋此祥也。明與鳴古

字羣龍見而聖人用，易曰：見羣龍無首，吉。又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伊尹有莘氏之媵臣，

通羣龍見而聖人用，易曰：見羣龍無首，吉。又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伊尹有莘氏之媵臣，

湯立以爲三公。毛詩曰：實維阿衡。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尙父於周。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于渭之

左右，商王毛萇傳曰：阿衡，伊尹也。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遣汝師，王乃齋戒三日，田于渭，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

陽卒見呂尙坐茅以漁，毛詩大雅曰：維師尙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

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呂氏春秋曰：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始乎本而後及末，亦然。故

處於秦，非加益也，有其本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黃石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

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黃石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

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漢書曰：張良以

公喜常用其策，爲它人言皆不省。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於沛公也。漢書張良無說陳涉，今此言之，未詳其本也。然

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錄圖，事應乎天人，其可

格之賢愚哉？春秋考異，鄧曰：稽之錄圖，參於泰、古、坤、靈圖，曰：湯臣伊尹，振鳥陵，春秋命曆序曰：文王受

東國謀，鄭伯晉戎同心，遮之穀谷，反呼老人，百里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

降時雨山川出雲禮記文也鄭玄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嗜欲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

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詩大雅文也箋云申申伯甫甫侯也毛萇傳曰翰

幹臣也豈惟與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呂氏春秋曰世幽王之惑褒女也祆始於夏庭史記曰昔夏后氏之

桀帝之庭而昔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瘞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

使婦人裸而諫之蔡化爲玄黿以入王後宮童妾既亂遭之既笄而觀之蔡流於庭不可除厲王

宣王之時童謠壓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寢寢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於道而棄之後

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棄子以贖罪棄子

出於褒是爲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爲后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酈山下釐仕溜切曹伯陽

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

即位好畋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且言畋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左氏

初穀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過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魯人召之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余

長矣召而見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田於蒲丘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介

而退弗進則置虛器吉凶成敗各以數至春秋考異郵曰吉凶有效存亡出象王命論曰驗行事咸皆不

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河洛謂河圖

文德即文王也武謂武功即武王也言以文德受命者或及成王定鼎於郊酈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

七世九世而漸衰微以武功興起者或六世八世而謀也及成王定鼎於郊酈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

命也左氏傳王孫滿之辭也其世之多少年之短長皆天所命也七九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言自成

厲王凡有八世即應七而衰也毛二霸之後禮樂陵遲世即應九而衰也毛詩序曰禮義陵遲男女淫奔

詩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也。文薄之弊，漸於靈景。教以二霸之卒，至于景王，凡有六世，即應六而謀也。尙書大傳曰：周人之教以文，上

周之王，辯詐之僞，成於七國。言文薄既弊，詐僞乃成也。七國，謂韓、魏、齊、趙、燕、楚，酷烈之極，積於亡秦。言詐

末者，加之醕烈也。解嘲文章之貴，棄於漢祖。言周人實時上，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逎公以馬爲太中之

成呂刑，靡笑矣。仲長子昌言曰：文章之貴，棄於漢祖。言周人實時上，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逎公以馬爲太中之

安事詩書也？仲長子昌言曰：文章之貴，棄於漢祖。言周人實時上，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逎公以馬爲太中之

曰：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子淵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賢，又曰：冉求字子有，以政

事著名，性揖讓於規矩之內，閭閻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論語曰：孔子朝與上大夫言，問閭如也。孔安

多謙退。揖讓於規矩之內，閭閻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論語曰：孔子朝與上大夫言，問閭如也。孔安

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史記曰：甚哉魯

之衰也，洙泗之間，閭閻如也。桓子新論曰：通絕其端，其命在天。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

其末。周易子曰：君子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

言曰：臨驥之馬，亦驥之乘。臨顏之人，亦顏之徒也。顏嘗歸夫子矣。李軌

曰：希望也。言顏回嘗望孔子也。禮含文嘉曰：從容中道，陰陽度行也。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言小人在

子故孔孟所不能援也。孟

以孔子爲司寇，季桓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遂行，適衛，衛靈公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史記曰：楚

公置粟六萬，居頃之，或語孔子於靈公。孔子恐獲罪去衛也。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

迎孔子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

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國安得世世土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王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

王在鎬，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懷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語

魋、史記曰：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語

魋、史記曰：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語

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以仲尼之

行也。而招毀於叔孫。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隳也。猶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物而道濟天下，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文子曰：養生以經世，莊俗其不可與經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鬱鬱鬱鬱也。毛詩曰：主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也？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鬱鬱鬱鬱也。毛詩曰：主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也？也。公謂魯侯也。卿謂季氏也。列子楊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史記曰：孟子曰：子朱曰：孔子居於季氏，見辱於陽虎也。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字子思。孟子曰：子夏曰：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伯牛閔子顏回則具體而微。劉熙曰：體者，四支股脚也。具體者，皆徵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徵小耳。體以喻德也。封己養高，勢動人主。曰：引黨以封己，章昭曰：封，厚也。魏志高柔上疏：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曰：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閒其言。論語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家語曰：卜子夏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咨問國政焉。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陳羣論語注：曰：不得有非。故曰：治亂運也。窮遠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問之言也。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原楚賢臣也，被讒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揚雄反騷曰：鈇用楚之湘纍，音義曰：屈原赴湘故曰湘纍。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漢書孫寶曰：道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管子曰：水有大小，出於地而不流，命曰淵水。

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淮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爲雨露下地爲潤澤無公

月土潤澤暑鄭玄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廉正而長久

云土潤謂塗濕也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廉正而長久

乎清其濁無不案塗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管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

達也道得於此夫忠直之迂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小雅曰迂犯也鄭玄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

則窮達一也堆出於岸流必湍之廣雅曰秀出也論衡曰風衝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史記曰商君說秦孝公曰夫

監不遠覆車繼軌毛詩曰殷鑒不遠晏子春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

而成名也固史記司馬遷曰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班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家語曰不觀巨

之患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司馬遷書曰彼所以處之蓋有筭矣蒼頡篇曰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論語子夏曰商聞之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論語子曰道之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

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微而自遇矣論衡曰命吉不求自富貴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論語

也與命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蒢戚施之人莊子曰原

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憲不忍爲也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苟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杜預注曰

合取容毛詩云燕婉之求蘧蒢不鮮又曰燕婉之求得此威施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傳注曰俛

人伏也鄭玄毛詩箋曰蘧蒢觀人顏色而爲辭故不能俯又曰威施下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

之以如響毛詩曰巧言如流史記淳于髡以闕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周易曰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

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孟子曰：太王居岐，狄人侵之，乃踰梁山，邑于岐山下。從者如歸，市焉。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得與失孰賢？鄭玄儀禮注曰：賢猶勝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杜預左氏傳：脈脈然，自以爲得矣。爾雅：脈，脈相視貌也。郭璞：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尸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義之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去鼻決目，崇侯虎蓋知伍子胥之屬音燭，鑊俱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左傳曰：吳將伐齊，越子率其屬以朝焉。王及列士皆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豈吳也？使禍屬鑊劍名也。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鑊，以死杜預曰：改姓爲王孫，欲以辟吳殺連尹奢子而弗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瓦之罪也。乃殺費無極，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其國。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漢書曰：汲黯爲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召爲主爵都尉，又曰：上以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蓋笑蕭望之跋扈，利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漢書曰：前將軍莽爲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宣帝立，丞相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病死。故夫達者大夫周堪，建白以爲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毛詩曰：狼跋其胡，載躓其尾。漢書曰：成帝立，丞相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病死。故夫達者之筭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左氏傳：王饗管仲，管仲曰：陪臣敢辭。杜預注曰：諸侯之臣曰陪臣。敢，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闡其門也。漢書曰：拜王莽爲大司馬，又曰：董賢代丁明爲大司馬，揚雄自序曰：雄家代素貧，嗜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論語：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又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家語曰：原

靈宋人字思清其爲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
 約守節貧而樂道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其爲名乎則善惡書于史冊毀譽流於千載淮南子
 桓公新論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其爲名乎則善惡書于史冊毀譽流於千載淮南子
 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
 之善千載之積譽也樂賞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廣雅曰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南都賦
 紂之惡千載之積毀也賞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廣雅曰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南都賦
 目之好耳娛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孔叢子孔子歌曰市車命駕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
 市師褰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毛詩曰子思我襄裳涉陽之田如雲言多也推直
 也紛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漢書曰尉佗魴結服虔曰魴音椎今兵士椎頭結張揖上林
 漢書曰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又枚乘上書曰夫漢轉粟西向不如海陵拔枉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
 之倉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毛萇詩傳曰京丘也鄭玄曰庚露積穀也拔枉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
 夜光璵余璠煩之珍可觀矣爾雅曰報莊曰擲廣雅曰報插也並初洽切淮南子曰鍾山之玉范子計然
 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夫如是也爲物甚衆爲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呂氏春秋曰凡事之本必
 璵斂杜預曰璵璠美玉也散而不止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喻豐生而不滅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左氏傳曰昭元年晉
 愛也寶風驚塵起散而不止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喻豐生而不滅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左氏傳曰昭元年晉
 和視之曰是謂近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爲災
 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能無及此乎書曰惟敬則利以
 成三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爲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尚自以爲審見身名親疎之
 德妙分榮辱客主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周易曰天地之
 義哉言惑之甚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周易曰天地之
 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立帝王者非以
 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爲非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立帝王者非以

率養其欲也。爲天下掩衆暴寡。故立天子以齊一之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呂氏春秋曰。衆不其禍無不達。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其昭然矣。爾雅曰。權。輿始也。尸子曰。聖人權禍則取輕。呂氏春秋曰。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管子曰。爲善者有禍。爲不善者有禍。孟子曰。仁。故君子舍彼取此。言舍欲利而取仁義也。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周易曰。君子之道。或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言君子之性。語默出常不改其操。似天動星迴。而北辰常居其所。而不改也。論語子曰。玆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尙書曰。玆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鄭玄曰。北極謂之北辰。玆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可轉旋。鄭玄曰。轉運者爲機。持正者爲衡。莊子曰。軸不運而輪致千里。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毛詩大雅文也。毛萇傳曰。燕安也。翼敬也。箋云。貽猶傳也。孫順。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論語子曰。以能問於不能。吾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昔

辯亡論上下二首 孫盛曰。陸機著辯亡論。言吳之所以亡也。

陸士衡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奸臣。謂董卓也。答寶戲曰。王塗燕穢。周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答寶戲曰。廊帝紘恢皇綱。劇秦美新。曰。皇綱弛而。未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廣雅曰。駭起也。漢高祖曰。張尙書傳曰。秦亂也。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途卑矣。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吾以義兵誅殘賊。又魏相曰。救亂誅暴。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吳志曰。漢以孫堅爲長沙太守。董卓專橫。諸州郡並與義謂之義兵。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兵欲以討卓。堅亦舉兵。荆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

殺之北至南陽。衆數萬。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公羊傳曰。權者反於威稜。則夷羿震盪。達兵交則醜虜授敵。
 人楚辭曰。雷動電發。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書曰。威稜憺乎隣國。李奇曰。羿善射。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寒泥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夷羿收之。以爲己相。杜預曰。夷氏也。羿善射。左氏傳曰。兵交使在其間。毛詩曰。仍執醜虜。箋云。職所格者。遂掃清宗祊。育泰禋皇祖。毛詩曰。祝祭于祊。毛萇傳曰。祊。廟門內之祭也。爾雅曰。冬祭入蒸之左耳也。
 掃除漢宗廟。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颺起之師跨邑。呼關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毛詩曰。進厥武王曰。祠以太牢。
 助戰夫子尚桓桓。如雖兵以義合。同盟勦力。左氏傳曰。諸侯同盟於亳。國語曰。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虎如魏如熊如羆。
 左氏傳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圖之。又衆仲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杜預曰。阻。恃也。又君子曰。史佚所謂無怙亂也。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言出師之法。必以律齊之。今則不然。各恃兵怙亂。而出師無律也。稔。寇言喪其威權。令資熟。忠規武節。未於寇也。周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左氏傳。蔓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杜預曰。稔。熟也。追諡策曰。長有如此其著者也。漢書武帝詔。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諡策曰。長生二十日。弱冠。
 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范曄後漢書。陳忠曰。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旨定。而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立矣。尙書曰。震澤底定。服飾法脩。師剛威德翕赫。趙充國頌曰。諭以威德。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吳志曰。策以彭城張昭爲謀主。班固漢書曰。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吳志曰。策徒居舒。與周瑜相友。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左氏傳之曹翳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又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旋皇興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吳志曰。曹公與臧孫乾。千國之紀。犯門斬關。春秋今誠圖曰。誅鉏民害。旋皇興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袁紹相拒於官。

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繁欽辨惑曰吳人者以船機爲與馬以巨海爲夷庚滅榮緒晉書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戰國策張儀謂秦惠王曰挾天子以令天下此王業也毛詩曰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漢書曰列侯宗室不猶左氏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奇蹤襲於逸軌歡心因於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問於遺訓而諸於故實史記曰宣王卽位修政法文武成康遺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尙書帝曰疇咨若時登謀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周易曰貞于丘園東夷喪喪孟子曰夫招士以弓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鰲異人輻湊猛士如林之集穀也漢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毛詩曰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爲武師傅吳志曰權待張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爲腹心出作股肱吳志曰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爲武臣頌毛詩曰起武夫公侯腹心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臨江人也少氣力好游俠拜西陵太守又曰凌統字公績吳郡人也拜偏將軍又曰程普字德謀右北平人也領江夏太守遷益寇將軍又曰賀齊字公苗會稽人也爲廩春太守又曰朱桓字休穆吳郡人也拜前將軍領青州牧又曰朱然字義封朱治姊子也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吳志曰韓當字年十三將軍策加都督之號又曰潘璋字文珪東郡人也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又曰黃蓋字公覆零陵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又曰蔣欽字公奕九江人也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又曰周泰字幼平吳江人字公覆零陵人也太守奮威將軍尙書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子承字仲嗣少以名臣頌吳志曰張昭長曰子欲宣力四方汝爲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子承字仲嗣少以名臣頌吳志曰張昭長威將軍又曰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孫權爲討虜將軍召騭爲主記檄稱尊號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代陸遜爲丞相誨育門生手不釋卷蔡邕陳太丘碑曰紆佩金紫光國垂勳